

LU XUN ZA WEN JI

鲁迅杂文

一九三〇年九月
二十日

鲁迅杂文集

汪东安 选编

鲁迅杂文集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广东番禺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875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449 千字 印数: 1 - 13000 册

ISBN7-311-01345-3/I·51 定价: 17.80 元

出版前言

鲁迅，原名周树人，幼名樟寿，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的笔名。浙江绍兴人，~~1881~~ 1881 年 9 月 25 日出生，1936 年 10 月 19 日逝世，享年 55 岁。

鲁迅 7 岁进私塾读书，12 岁转入“三味书屋”。1898 年就读江南水师学堂，后改入南京矿务学堂，学习近代自然科学知识。1902 年毕业后，被选派赴日本留学。在日本，经过两年弘文学院速成普通班学习后，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想以医术救人救国。1905 年秋，学校放映幻灯片，其中有一个中国人被日军砍头，周围是一群神情麻木的中國人在观看。鲁迅深受震动，感到一个精神麻木、没有灵魂的人，无论体魄多么健壮，也是没有出路的。从此，他转而以文学作为终生的事业，以拯救中华民族的灵魂。

1909 年鲁迅因家境困难离日回国，先后任浙江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教师，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山会师范学堂校长，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科长兼佾事。1920 年秋起，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八所大中学兼课。为了躲避迫害，鲁迅于 1926 年秋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文科国文系教授。1927 年初，就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三天后，广州军事当局大肆捕杀共产党人，鲁迅在营救被捕学生无效后，愤而辞去中山大学职务。10 月赴上海，与许广平结成终生伴侣，并全力以赴从事文学创作，直至逝世。

毛泽东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这一评价极为中

肯。我们中华民族新的一次文化转型从 20 世纪延续到 21 世纪。五千年的文明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遗产。遗产中的优秀的部分可以成为新文化的生长点；而要建设新文化又必须对遗产中落后的东西予以批判和摧毁。鲁迅先生的创作生活就处于从新文化运动开始至抗日战争即将爆发的 20 多年间。这一时期文化运动的任务是对民族文化遗产作出历史的评判，清理旧墟，从而为新文化的建设奠定基石。鲁迅从亲身经历中深知数千年旧文化的贻害之深，因而，他和其他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一样，以“打倒孔家店”作为旗帜，要彻底推翻旧文化和旧制度，建立全新的民族文化。鲁迅是从旧营垒中杀出来的斗士。他的斗争最为坚决，他与旧文化和旧制度的决裂最为彻底，他深爱着我们的民族和人民，他痛恨落后和愚昧。他以自己的如椽之笔，作为投枪和匕首，向着反动势力进行了无情的不屈不挠的斗争。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面对敌人的迫害和自己营垒中同志的攻击，他左抵右挡，舔着身上的血迹，毫不妥协地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直至倒在征战的沙场。他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为新文化运动确立了理论；他创作了大量作品，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石；他团结了大批新青年，为新文化运动共同奋斗。毫无疑问，鲁迅是中国文化转型期最早的一位杰出代表，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作家。

鲁迅一生创作了约 700 万字的著译，加上日记和书信超过了 1000 万字。编辑出版的有《坟》、《热风》、《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集外集拾遗》、《集外集拾遗补编》、《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古籍序跋集》、《译文序跋集》、《两地书》、《书信》、《日记》以及大批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校辑的文史古籍。这些著作，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

有一位智士说过，不读鲁迅，就不能懂得旧中国。我们要补充说，不读鲁迅，不能算是有修养的中国人。为了满足有志于了解中国文化和加强文化修养的青年的需要，我们编印了这部鲁迅杂文集。杂文，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由鲁迅先生开拓、提倡和完善的一种文章体裁。鲁迅的杂文，融注了作者的心血，是其斗争的记录，思想的精髓，更是其之所以成为文学泰斗的最有代表性的创作体裁。在杂文中，鲁迅以尖锐泼辣的笔调，冷嘲热讽，嬉笑怒骂，对旧文化和旧时代予以深刻的批判，对新文化和新思想寄以殷切的期望，是现代散文和政论结合的典范作品。本书将鲁迅先生的全部杂文作品予以收录，目的是使读者能识见鲁迅杂文的总貌，从而全面地认识鲁迅，增进自己的文化修养。

为了使本书更适合当代读者的品味，出版社聘请了专家进行选编，调集精兵强将，设计了大方的版式，制作了精美的装帧，以高品位的内质、考究的印制和低廉的价位，呈现给读者，相信广大读者一定会满意。

目 录

我之节烈观	(1)
随感录	(7)
随感录二十五	(8)
随感录三十六	(9)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0)
六十一 不满	(17)
即小见大	(18)
娜拉走后怎样	(19)
未有天才之前	(23)
论雷峰塔的倒掉	(25)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27)
灯下漫笔	(29)
论“他妈的!”	(23)
论睁了眼看	(36)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39)
战士和苍蝇	(44)
长城	(45)
补白	(45)
这个与那个	(50)

学界的三魂	(55)
送灶日漫笔	(57)
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59)
无花的蔷薇之二	(60)
纪念刘和珍君	(62)
空谈	(66)
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72)
黄花节的杂感	(73)
革命时代的文学	(74)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79)
读书杂谈	(80)
扣丝杂感	(84)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89)
小杂感	(99)
关于知识阶级	(102)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106)
文学和出汗	(111)
太平歌诀	(112)
铲共大观	(113)
书籍和财色	(115)
习惯与改革	(116)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117)
我们要批评家	(121)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122)
《进化和退化》小引	(123)
开给许世瑛的书单	(125)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125)

上海文艺之一瞥	(126)
“日本研究”之外	(134)
“友邦惊诧”论	(135)
答北斗杂志社问	(137)
“连环图画”辩护	(138)
今春的两种感想	(140)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142)
为了忘却的纪念	(144)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 有胃病	(151)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154)
文摊秘诀十条	(156)
谈金圣叹	(157)
上海的儿童	(158)
世故三昧	(159)
关于妇女解放	(161)
作文秘诀	(162)
选本	(164)
电的利弊	(166)
赌咒	(167)
从幽默到正经	(167)
现代史	(168)
推背图	(169)
夜颂	(170)
序的解放	(171)
中国的奇想	(173)
踢	(174)

“揩油”	(175)
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	(176)
爬和撞	(177)
男人的进化	(178)
吃教	(179)
禁用和自造	(180)
女人未必多说谎	(181)
“京派”与“海派”	(182)
北人与南人	(183)
《如此广州》读后感	(184)
运命	(185)
大小骗	(186)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187)
答国际文学社问	(191)
《草鞋脚》小引	(192)
偶感	(193)
论秦理斋夫人事	(194)
拿来主义	(195)
做文章	(197)
看书琐记	(197)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199)
门外文谈	(201)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213)
运命	(214)
脸谱臆测	(216)
拿破仑与随那	(217)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218)

病后杂谈	(223)
病后杂谈之余	(230)
叶紫作《丰收》序	(239)
漫谈“漫画”	(240)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242)
名人和名言	(246)
三月的租界	(248)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250)
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252)
死	(260)
摩罗诗力说	(264)
文化偏至论	(290)
随感录四十一	(299)
随感录四十三	(300)
随感录四十九	(301)
随感录五十四	(302)
寸铁	(303)
恨恨而死	(304)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	(305)
说胡须	(311)
论照相之类	(315)
看镜有感	(319)
春末闲谈	(322)
忽然想到 _{五、六、七}	(325)
杂感	(328)
北京通信	(330)
杂忆	(332)

一点比喻	(336)
谈皇帝	(338)
《穷人》小引	(339)
《十二个》后记	(342)
略论中国人的脸	(345)
答有恒先生	(347)
新时代的放债法	(351)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352)
谈所谓“大内档案”	(353)
扁	(358)
“皇汉医学”	(359)
宣传与做戏	(360)
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361)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363)
祝中俄文字之交	(365)
听说梦	(368)
文学上的折扣	(370)
不负责任的坦克车	(371)
推	(372)
经验	(373)
谚语	(375)
二丑艺术	(376)
我谈“堕民”	(377)
沙	(378)
智识过剩	(379)
豪语的折扣	(380)
为翻译辩护	(382)

各种捐班	(383)
帮闲法发隐	(384)
同意和解释	(385)
漫与	(387)
谣言世家	(389)
火	(390)
捣鬼心传	(391)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393)
《木刻纪程》小引	(394)
一思而行	(395)
看书琐记(三)	(396)
说“面子”	(397)
隐士	(399)
书的还魂和赶造	(401)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402)
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	(415)
什么是“讽刺”?	(416)
从帮忙到扯淡	(418)
“题未定”草	(419)
几乎无事的悲剧	(424)
“靠天吃饭”	(426)
“立此存照”(三)	(427)

我之节烈观

“世道浇漓，人心日下，国将不国”这一类话，本是中国历来的叹声。不过时代不同，则所谓“日下”的事情，也有迁变：从前指的是甲事，现在叹的或是乙事。除了“进呈御览”的东西不敢妄说外，其余的文章议论里，一向就带这口吻。因为如此叹息，不但针砭世人，还可以从“日下”之中，除去自己。所以君子固然相对慨叹，连杀人放火嫖妓骗钱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恶余暇，摇着头说道，“他们人心日下了。”

世风人心这件事，不但鼓吹坏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观，只是赏玩，只是叹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来，居然也有几个不肯徒托空言的人，叹息一番之后，还要想法子来挽救。第一个是康有为，指手画脚的说“虚君共和”才好，陈独秀便斥他不兴；其次是一班灵学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极古奥的思想，要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又道他胡说。

这几篇驳论，都是《新青年》里最可寒心的文章。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假如《新青年》里，有一篇和别人辩地球方圆的文字，读者见了，怕一定要发怔。然而现今所辩，正和说地体不方相差无几。将时代和事实，对照起来，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

近来虚君共和是不提了，灵学似乎还在那里捣鬼，此时却又有一群人，不能满足；仍然摇头说道，“人心日下”了。于是又想出一种挽救的方法；他们叫作“表彰节烈”！

这类妙法，自从君政复古时代以来，上上下下，已经提倡多年；此刻不过是竖起旗帜的时候。文章议论里，也照例时常出现，都嚷道“表彰节烈”！要不说这件事，也不能将自己提拔，出于“人心日下”之中。

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

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议论。万一幸而遇着宽厚的道德家，有时也可以略迹原情，许他一个烈字。可是文人文士，已经不甚愿意替他作传；就令勉强动笔，临了也不免加上几个“惜夫惜夫”了。

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大意只是如此。

康有为借重皇帝的虚名，灵学家全靠着鬼话。这表彰节烈，却是全权都在人民，大有渐进自力之意了。然而我仍有几个疑问，须得提出。还要据我的意见，给他解答。我又认定这节烈救世说，是多数国民的意思；主张的人，只是喉舌。虽然是他发声，却和四支五官神经内脏，都有关系。所以我这疑问和解答，便是提出于这群多数国民之前。

首先的疑问是：不节烈（中国称不守节作“失节”，不烈却并无成语，所以只能合称他“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照现在的情形，“国将不国”自不消说；丧尽良心的事故，层出不穷；刀兵盗贼水旱饥荒，又接连而起。但此等现象，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行为思想，全钞旧帐；所以种种黑暗，竟和古代的乱世仿佛，况且政界军界学界商界等等里面，全是男人，并无不节烈的女子夹杂在内。也未必是有权力的男子，因为受了他们蛊惑，这才丧了良心，放手作恶。至于水旱饥荒，便是专拜龙神，迎大王，滥伐森林，不修水利的祸祟，没有新知识的结果；更与女子无关。只有刀兵盗贼，往往造出许多不节烈的妇女。但也是兵盗在先，不节烈在后，并非因为他们不节烈了，才将刀兵盗贼招来。

其次的疑问是：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照着旧派说起来，女子是“阴类”，是主内的，是男子的附属品。然则治世救国，正须责成阳类，全仗外子，偏劳主体。决不能将一个绝大题目，都搁在阴类肩上。倘依新说，则男女平等，义务略同。纵令该担责任，也只得分担。其余的一半男子，都该各尽义务。不特须除去强暴，还应发挥他自己的美德。不能专靠惩戒女子，便算尽了天职。

其次的疑问是：表彰之后，有何效果？据节烈为本，将所有活着的女子，分类起来，大约不外三种：一种是已经守节，应该表彰的人（烈者非死不可，所以除出）；一种是不节烈的人；一种是尚未出嫁，或丈夫还在，

又未遇见强暴，节烈与否未可知的人。第一种已经很好，正蒙表彰，不必说了。第二种已经不好，中国从来不许忏悔，女子做事一错，补过无及，只好任其羞杀，也不值得说了。最要紧的，只在第三种，现在一经感化，他们便都打定主意道：“倘若将来丈夫死了，决不再嫁；遇着强暴，赶紧自裁！”试问如此立意，与中国男子做主的世道人心，有何关系？这个缘故，已在上文说明。更有附带的疑问是：节烈的人，既经表彰，自是品格最高。但圣贤虽人人可学，此事却有所不能。假如第三种的人，虽然立志极高，万一丈夫长寿，天下太平，他便只好饮恨吞声，做一世次等的人物。

以上是单依旧日的常识，略加研究，便已发现了许多矛盾。若略带二十世纪气息，便又有两层：

一问节烈是否道德？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贞操论》里，已经说过理由。不过贞是丈夫还在，节是男子已死的区别，道理却可类推。只有烈的一件事，尤为奇怪，还须略加研究。

照上文的节烈分类法看来，烈的第一种，其实也只是守节，不过生死不同。因为道德家分类，根据全在死活，所以归入烈类。性质全异的，便是第二种。这类人不过一个弱者（现在的情形，女子还是弱者），突然遇着男性的暴徒，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邻右舍也不帮忙，于是他就死了；或者竟受了辱，仍然死了；或者终于没有死。久而久之，父兄丈夫邻舍，夹着文人学士以及道德家，便渐渐聚集，既不羞自己怯弱无能，也不提暴徒如何惩办，只要七口八嘴，议论他死了没有？受污没有？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于是造出了许多光荣的烈女，和许多被人口诛笔伐的不烈女。只要平心一想，便觉不像人间应有的事情，何况说是道德。

二问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替以前的道德家说话，一定是理应表彰。因为凡是男子，便有点与众不同，社会上只配有他的意思。一面又靠着阴阳内外的古典，在女子面前逞能。然而一到现在，人类的眼里，不免见到光明，晓得阴阳内外之说，荒谬绝伦；就令如此，也证不出阳比阴尊贵，外比内崇高的道理。况且社会国家，又非单是男子造成。所以只好相信真理，说是一律平等。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应守的契约。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别要求。若是买卖欺骗贡献的

婚姻，则是求生时的贞操，尚且毫无理由。何况多妻主义的男子，来表彰女子的节烈。

以上，疑问和解答都完了。理由如此支离，何以直到现今，居然还能存在？要对付这问题，须先看节烈这事，何以发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的缘故。

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但大抵因为寡妇是鬼妻，亡魂跟着，所以无人敢娶，并非要他不事二夫。这样风俗，现在的蛮人社会里还有。中国太古的情形，现在已无从详考。但看周末虽有殉葬，并非专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无什么裁制，便可知道脱离了这宗习俗，为日已久。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出于真心，还是故意，现在却无从推测。其时也正是“人心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全国士民，多不像样。或者“业儒”的人，想借女人守节的话，来鞭策男子，也不一定。但旁敲侧击，方法本嫌鬼祟，其意也太难分明，后来因此多了几个节妇，虽未可知，然而吏民将卒，却仍然无所感动。于是“开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国终于归了“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的什么“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了。此后皇帝换过几家，守节思想倒反发达。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见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话，也不免勃然大怒道，“这是什么事！你竟不为尊者讳，这还了得！”假使这唐人还活着，一定要斥革功名，“以正人心而端风俗”了。

国民将到被征服的地位，守节盛了；烈女也从此着重。因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该嫁人，自己活着，自然更不许被夺。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或者妻女极多的阔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乱离时候，照顾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无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请别人都做烈女；变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后，慢慢回来，称赞几句。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经地义，别讨女人，便都完事。因此世上遂有了“双烈合传”，“七姬墓志”，甚而至于钱谦益的集中，也布满了“赵节妇”“钱烈女”的传记和歌颂。